



解良,辽宁人,两届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现居北京。

疫情后的两个春节，一家人居家过年。花絮是看喜鹊在窗外的白蜡树上筑巢，孵蛋，育雏，两个春天送走两窝小喜鹊。今年，依然不能外出旅行，也无法与亲属团聚。我和七岁的外孙女早就约定，合唱一支小曲儿，发个小视频到亲属群里拜年，图个乐儿。

我和外孙女有过一次合作。去年暑假期间，她参加了一个为时七天的“天才声”班，学主持、朗读、播音，家庭作业有一段小相声，没人配合她练习，由我顶上，跟她合说了一段《吹牛大王》。视频发给授课老师，老师问，你姥爷是

新春心愿



毕瑞,本报副刊编辑。

少时,等不到年关,父亲就会挑起稻箩,将我们姐弟仨装里面,一肩送到外婆家。那些年父亲白手起家,年终更是忙得脚不沾灰。我们到了外婆家,父亲母亲才有心力对付一大堆事,我们自然也很乐意,因为可以没心没肺地和表兄弟们玩个痛快。

母亲兄弟姐妹七八个,跟我们年纪相仿的表哥表姐表妹表弟也有十来个,且都在一个大屋场。腊月里,大人们张罗着过年,我们小的也不闲着。

早起,大表哥屋场一声喊,大孩子小孩子应声而出,牵扯着牛羊往后山赶。

冬季坡上青草少,且让牛羊慢

干什么的?可见,这个姥爷挺靠谱。视频发到亲属群里,夸奖都是暖暖的,让我觉得自己那么普通,又那么自信。

外孙女是一个满族小女孩。我给她讲,你学一支满语小曲儿吧,若日后有人要你在班级或小朋友生日聚会上唱支歌,你唱满语歌曲肯定会与众不同。实里,这是我的想法,从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身上看不出一点本民族特色,实在让人难为情,虽然我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少,但偶尔还会有被人逼着唱歌的时候。我要外孙女学满语歌曲,可让她跟谁学呢?还是姥爷自己先学吧。我选择了满族音乐人阿克善的满语《摇篮曲》,这支歌好听,主要是歌词口语化,旋律短小,行板速度,音域不宽,易唱易学,而且它的音乐形象简朴、温存、美丽又神秘,有不一样的风情,带着摇篮的动荡感,适合小女孩唱。早些年,阿克善到我家乡搜集、传承满语母语和歌谣,我们见过面。巧的是,有哈尔滨的族友来京看望师长关纪新老师,关老师约阿克善和我去他家与族友见面。席间,我随阿克善学他的满语《摇篮曲》,问问我唱的满语别人听得懂

唱支小曲儿

解良

吗?他肯定地说,没问题。

悠悠哲,巴布哲

悠悠哲悠悠哩巴布哲

轻轻的微风吹起来了

小鸟也快快回巢吧

我没事就用手机听《摇篮曲》,外孙女也听。感觉她不是很上心,想着她还有作业和几门线上课,我也不追她学。二年级上学期由我每天坐公交接她放学回家,偶尔听她用满语哼唱几句《摇篮曲》,叫她好好唱,她居然能从头唱到尾。我乐了。

要演唱找不到伴奏音乐,刚巧家里有一把女婿上大学时玩的吉他。我找出来,试巴几下,一个从前什么乐器都不会玩的人难免一阵忐忑。我没学过五线谱,便发微信叫家乡曾经的贝斯手兄弟记下这首《摇篮曲》的简谱,拍下照片发给我。有了简谱,我每天抱着吉他弹几次,摸摸门。老龄化已经波及到我的指关节,弹吉他正好可以活动活动手指。开始我用手指弹,土话说就是瞎拨拉,感觉指短琴长,我在弹带刺的铁丝网。用手机搜索吉他弹法,好家伙,手机这就开始为你推送各种教程视频。我试了许多次,用指肉或指甲触弦都不灵,做不了“指弹党”,好在外孙女及时给

我带回了拨片。她在班级每项学习成绩优异,老师便发给不同面值的“奖励币”——可以在校内兑换自己喜欢的各种奖品。于是,她给我带回了粉色拨片,蓝色拨片,黄色拨片。我没有按照视频演示的正规技法练习弹吉他,没有遵循拨片的OK型持法,也没练习握拳法,主要是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我的目的很单纯,就是能弹这支曲子,能为我们的演唱伴奏就OK了。所以,我走了一条“自学成才”的路。

外孙女放寒假的时候,我已经可以很业余地弹奏这支曲子。于是,我俩开始秘密录制小视频,地点选在阁楼的楼梯上。最初几次,没录上一半我俩就笑喷。不是弹错了,就是唱词卡壳。到腊月二十三,总算有一条视频可以凑合,但还有瑕疵。过小年,年的气息扑面而来,不少微信好友发来祝福,我将小视频发给两个好友试水,没想到会收到表扬:

太棒啦!天伦之乐,好温馨。

好喜欢你家的小阁楼,多有情调哇。

你配唱的满族民谣很有味道。

成了!我和外孙女就等着过年了。

山中日月长

毕瑞

我们姐弟仨差不多就是这样待在外婆家,跟着表兄弟们吃喝玩乐混日子,直到正月里父亲来外婆家拜年将我们接回家。我们压根没想过没有我们在身边,父亲母亲的年又是怎样过的。

有一年年夜饭上,大舅娘煮了一大锅新酿的酒糟,酒香溢满了堂厅,表姐一再声明,这是大人的酒,我们还是小孩子,不能沾。酒过三巡,大人们互道安康和祝福,忽觉少了个人,四下一望,小弟不知何时趴在桌边凳子上呼呼大睡,将其翻过身来一看,竟已满面红光,满身酒味,身旁倒斜的红碗壁中还零星挂着几粒酒糟米。众人顿时反应过来,好家伙,这是不声不响自己给自己灌了一碗酒糟啊!正当舅娘准备将小弟抱到床上时,父亲打着手电筒,裹着寒气推门而入,说是母亲在家等着吃年夜饭,紧赶了十几里路来接我们仨。星夜无月,入睡的弟弟歪坐在父亲肩上的稻箩里,稍大的我,坐在父亲肩头,搂着父亲的脖颈,山路阒寂森然,远方爆竹轰轰,父亲一边爬着坡路一边喘着粗气。

我第一次明白,年,要和父亲母亲一起过,才为团圆年。

“团圆”这个词甚好,将身赴四海兀自长大的我们牢牢拴在一起。

每年,日历甫一拨到腊月,家族群里便开始群体性的骚动,“归期”成了我们这群表兄妹共同的话题,腊月、正月里一年一次的小聚也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惯例。大家平时星散各地,但那份亲情总会在年关时苏醒。

从农村走出去的我们这一代,都没有大富大贵,但大家的日子也都过得欣欣向荣,读书稍好点的可以在外谋得一官半职,读书差点的,也能凭着各自的勤劳、闯劲在大城市里谋得一席之地,该成家的成了家,该生娃的也都生了娃。年前更是喜事连连,表弟结婚,表妹走婆(初次到婆家,相当于定亲),大表哥带着二宝从深圳赶回家……

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表亲们过得好,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。最高兴的还是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爬山岗,围着炉火嗑瓜子,聊着轶事见闻。因为各种原因,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能再和父亲母亲、弟弟坐在一起吃顿年夜饭,更没机会和表兄妹们小聚。

今年春节我只有一个小心愿,回到那个生养我的地方,跟家人们好好吃一回团圆饭,跟亲人们坐在山中的屋子里,说说天,说说地。山中日月长,我们在安静的时光中回到过去,眺望新一轮的时光。